

8

纪州九度山

池波正太郎 / 著  
蔡鸣雁 / 译

# 真田 太平记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真田太平记 ◆ 纪州九度山

蔡鸣雁 译

良田太平记  
纪州九磨山

张翥五太师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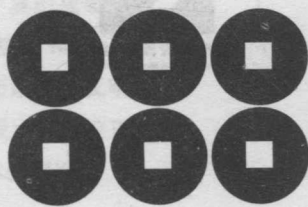
北京汉阅传播有限公司



七曜文库

# 池波正太郎

IKENAMI SHOTARO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章 别离



## 第壹话

他的意思是说，真田昌幸只怕兀自愤懑着西军那惊人的败北。

伊豆守信幸从大坂城返回伏见真田府邸，讲述了晋谒德川家康的情形。

“竟然真会有这样的事！”

铃木右近似乎非常震撼。

他所讶异的不是家康饶了本家真田父子性命一事，而是信幸岳父本多忠胜的那股豪迈气概。此人竟不顾自身安危，坚持对女婿伊豆守信幸尽武士道义！

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道义。

本多忠胜大概是非常欣赏真田信幸的吧？

“从沼田赶来的路上，我当真觉得父亲和弟弟这次肯定难逃一死……”信幸大有如释重负之感，“总之，肩上的重担算是卸下来了。”

“您费心了！”

“太好了……总之，太好了！”

信幸的双眼罕见地湿润了。

“是啊……”

铃木右近亦然。毕竟真田昌幸就像他的再生父母一样，而左卫门佐幸村打小便用“小白兔”来称呼右近，爱他有若幼弟。

眼前的铃木右近威猛健壮，全不见半点“小白兔”的样子了。

“那，以后会怎样呢？”

“恐怕会把他们流放到高野山吧。”

“高野山……”

右近的神色似乎更舒朗了。一想到宇喜多秀家后来被流放到大海彼岸的八丈岛，右近便觉得真田父子的境遇挺不错了。

真田昌幸曾几次向高野山的莲华定院布施，幸村住大坂时亦两度去高野山拜访莲华定院。所以，他们父子暂时可去该院安身。

高野山在纪州（纪伊国）境内。关原之战前，纪州由太阁秀吉之弟秀长治理，秀长亡故后则由其养子秀保接管。怎奈秀保没几年就死了，自那以后，便只由秀长的重臣桑山重晴把守纪州的国府——和歌山城。关原一役之后，以主力之姿浴血奋战的浅野幸长获赐和歌山城，封地三十七万四千石。

如此说来，被押送高野山的真田父子会受到浅野幸长的监视。

对信幸和右近来说，这真是机缘巧合。

幸长之父浅野长政是深受丰臣家大恩的大名之一，颇得秀吉信任。去年秋天，秀吉歿后天下大乱之际，他因有蓄谋暗杀德川家康之嫌，被幽禁于武州（武藏国）的八王子地区。惟其如此，其长子幸长才会去关原“殊死奋战”的吧？

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浅野父子对真田家抱有好感。因之，他们不太会对来到高野山的真田父子行不利之事。

若能逃得一命，父亲姑且不论，左卫门佐没准会再度立身出世——真田信幸揣着微渺的希望。

本多忠胜似乎也是这个意思。他对信幸说道：“就先忍三年吧！”

待家康和秀忠的怒火平息，信幸再将父亲、弟弟领回，给幸村五千石甚至一万石的俸禄，让他安身立命，这未必没有可能。

“那，他们几时动身去高野山呢？”

“尚未明确定下，但年内肯定会离开上田吧……”

“是啊！”

“恐怕咱们会担任押送一职。”

“确实。”

负责押送真田父子从上田去高野山的是德川家的部队，但真田信幸肯定要派一支队伍随同。万一有何不测，他们将被问责。

针对指挥这支队伍的人选，信幸问道：“右近，你来担任，如何？”

“我很高兴效劳。”

“那就交给你了！”

信幸命铃木右近先行返回沼田。他办事谨慎，唯恐有何纰漏，故让右近先去联络一下，着手准备押送事宜。

虽然只是联络，却不容有半分疏忽。上田城目前正由德川军监管，所以办事有失周全之人根本不足为靠。

真田父子带去高野山的家人和侍从的人数、人选，都要征得德川家康许可。

现下，昌幸和幸村都是戴罪之身。

“虽然不能公开说……”铃木右近边给信幸斟酒边道，“但老爷肯定是一肚子火吧……”

他的意思是说，真田昌幸只怕兀自愤懑着西军那惊人的败北。

铃木右近似乎觉得关原之战西军本有获胜之望，哪知竟输掉了。

“嗯……”信幸微微一笑，“我从一开始便不认为能胜哟！”

“话虽如此，总归是……”

“都过去了。”

“是……”

“明后天回趟沼田吧？”

“明白。”

“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是。”

第三日早晨，铃木右近忠重带着三名随从，从伏见府邸动身前去沼田。

## 第貳话

难道这才是恩师的真意？换言之，他其实是说德川家康不会夺得天下……难道这才是他要告诉右近的事？

铃木右近和三名随从策马离开伏见，路经京都。

京都的二条大街上同样有真田府邸。顺路去那里传达伊豆守信幸的指令之后，四人稍事休息，便离开了京都府邸。

是日一早如寒冬般冷彻骨髓，天空乌云密布。右近一行来到三条大桥时，乌云间依稀有点日光洒下。

片刻之前，堪称京都门户的三条大桥的桥头尚有一队东军警戒，这会儿却放松了。

天正十八年，丰臣秀吉决定攻打小田原时命令重建三条大桥，理由是那里要通行大军，所以桥体要用石头建造。

铃木右近要从西岸去东岸，上桥之后，突然惊呼道：“咦……”立刻命随从们驻足等候，跟着便翻身下马，摘下漆笠。

自东岸登桥的人中有一名武士。那是一名行旅武士，身着轻便的旅行装束，背负窄长布包，斗笠带子垂挂至长刀刀柄一带。

“哎呀！”那武士对靠近了跪下的铃木右近笑道，“久违了！”

此人正是柳生五郎右卫门宗章。

“恩师……”右近唤道，双手摠住桥板，“这真是意想不到……”

“哈哈……”

“我很思念您。”

“好了，快起来吧，搞得路人都以为出事了呢。”

“是……”

“来，起来吧。起来，起来吧。”

“是。”

九年前——天正十九年，铃木右近因侍女阿顺一事，未能随真田信幸出征朝鲜，故而逃离沼田。他当时尚是十八岁的少年。翌年冬日将尽之时，他在江户被三名浪人包围，眼看着就要被对方斩杀，危急中幸得路经当地的柳生五郎右卫门出手相救。二人后结缘为剑术上的师徒。

柳生五郎右卫门那年二十六岁，如今三十有五。铃木右近则是二十七岁。五郎右卫门将右近留在柳生乡，再度出门旅行，此后几乎每次回来便会匆匆离去。后来，右近回到了旧主真田信幸的身边，再未见到五郎右卫门。

五郎右卫门正当壮年，却是双鬓染霜，尤其是他的浓眉几近变白，让右近甚是瞠目，然而其脸色倒是跟年龄相称，健硕的身躯亦同昔日无异。

“右近，有出息了呢！”柳生五郎右卫门微微退后，将铃木右近从头顶打量到脚尖，“不错，长成为一名好汉了嘛！”

这似乎是对右近的夸奖。

“恩师要回柳生乡了？”

“是啊。”

“右近想陪您去，但是……”

“哪里话！你现下可不该做这种事吧？”

“恩师……”

“挺辛苦的吧？我看得出来。”右近曾将回到真田家一事告知柳生家，所以五郎右卫门肯定是知道了，“听说你负责留守伏见真田府邸，那个尤其不容易吧？”

“真不敢当。”

“你这是要去沼田？”

“是的。”

“嗯……”柳生五郎右卫门似乎有所察觉，但一时又不敢断定，“本家这次有麻烦了？”

“是……”

“但是，安房守大人和左卫门佐大人到底捡回一命，这比什么都强啊！”

“您连这事儿都……”

右近大吃一惊，暗赞老师的消息灵通。

只听五郎右卫门低笑道：“久违了，想和你好好叙叙，但现下怕是不行。反正迟早总会再见面的，我要赶路喽。”

“是……”

“来，走吧，我送你。”

“您这是哪里话！”

“没事，就让我送送你吧。”

五郎右卫门洒然走近右近的坐骑，牵住马辔回到右近眼前。

右近大是惶恐：“恩师……”

“来，上来！上来吧，不听老师的话了？”

五郎右卫门硬要让右近上马。右近无计可施。

五郎右卫门冲右近的随从点了点头，说道：“右近，往后的一段日子里，战火该会平息了吧？我们不日定当相见。”

“是，是的！”

“你家伊豆守大人是天下翘楚，效命那样的人，你该觉得幸福才是。你懂不懂？”

“是……”

“别太当回事嘛，走吧。走吧。”

“恩师，我们不日定当……”

“嗯，嗯！”

走到三条大桥东端，铃木右近从马上回首顾盼，只见桥对面的老师正挥着斗笠。此时，右近完全不怀疑会有跟柳生五郎右卫门再会的一天。不料这一日竟成了他们的诀别之日。

三年后，柳生五郎右卫门魂归黄泉。而且，铃木右近是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那里听说五郎右卫门那惊人的临终时刻的。

“咦……”

右近策马狂奔，忽想到刚刚道别的老师之语。

五郎右卫门说“往后的一段日子里”战火将会平息——莫不是说，一段日子之后，便会战火重燃？

难道这才是恩师的真意？换言之，他其实是说德川家康不会夺得天下……难道这才是他要告诉右近的事？

自打战争结束，右近脑子里同样的想法便挥之不去。

（到了那天，高野山的老爷和左卫门佐大人会如何呢……）

他被这件事深深困扰，继而心慌意乱。

（不会再打仗了……不会再打仗了！）

父亲和弟弟的身家性命让真田信幸忧心忡忡。从沼田赶往伏见之时，他的憔悴不堪让所有人都一目了然。而当父亲和弟弟被饶命之后，回到伏见府邸的信幸脸上则闪耀着喜悦的光辉。

（我不希望大人再那般劳心费神了……）

目送铃木右近走上东海道之后，柳生五郎右卫门缓缓走至三条大桥西头。离他不远，有个穿戴齐整的老翁正若无其事地盯着他宽阔的后背。他同样向西走过大桥。

这老翁便是真田草者五濑之太郎次。

之前，笠神小屋的阿江曾命他去京都筹备一个供两人共住的房舍，他便来四条地区租了个小屋，住了进去。

来到此地之后，太郎次打出了“印章师”的招牌。而且，这位“印章师”的本事一点都不含糊。

太郎次当时刚从美浓笠神的小屋回到京都。他去那里联系奥村弥五兵卫。哪知一踏上三条大桥，便看见铃木右近从对面而来。

右近不认得太郎次，但太郎次去年随故去的壶谷又五郎到伏见真田庄时，暗暗记住了铃木右近的长相。

然而，他不认识柳生五郎右卫门。

（右近大人竟那般恭敬问候一个浪人……对方是何许人呢？）

太郎次遥遥观望。他不是没有跟踪五郎右卫门的念头，只是现下时机不对。总之，他想先回到四条的“家”里再说。

## 第叁话

这老迈的乞食和尚，便是甲贺忍者猫田与助。

京都的室町一带堪称当时一流的商业街。

五濑之太郎次的家就在四条大街上，再往北去的二条大街上则有真田家的京都府邸。

从经营药品、衣料、佛具等店面鳞次栉比的大街向东走进小巷，便是太郎次的家了。这是个小小的二层楼房，楼下、楼上各有两个房间。

京都临街房屋自二楼开始，一概不允许拥有两个以上的房间。

小巷里有个名曰“户棚風呂”的蒸气浴浴舍，远近之人皆来此洗浴。这里有时会有“汤女”（女侍）陪客共寝。巷子里另有经营酒食的酒肆，里面住着锻冶匠和木工，每隔两日开张一次。大街小巷早晚都有川流不息的小贩，叫卖声嘈杂喧嚣。

五濑之太郎次以“印章师宗左卫门”的身份来此度日。

十天前，这位印章师的家里来了位三十许间的女子，跟他一同生活。

“她好像是宗左的侄女。”

“说是当家的和儿子都死了，她又得了病，宗左才把她领到身边。”

左邻右舍议论纷纷。

这生病的女子便是从笠神小屋搬来的阿江。左邻右舍眼中的阿江恰如三十许间的女子，所以他们都议论说“这两人难保没有隐情”……

从太郎次那里听到这话，阿江唯有苦笑。

她的伤尚未痊愈，但当她听到太郎次带来的消息之后，立刻说道：“我想早点搬到京都去。”只身一人来到京都。

负责笠神小屋和京都印章师家之间联络的人，是向井佐助。

笠神的奥村弥五兵卫尚难自如行动，暂由佐助和伤愈后的伏屋太平共同照看。

五天前，一名草者动身去联络真田庄的草堂。只因阿江和太郎次尚不知道上田的真田父子被饶命之事，都急着知晓德川家康会如何惩罚真田氏本家。

需要联系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件，所以阿江才会将太郎次派向笠神小屋，让他打听真田庄方面有无消息。

只要有了消息，向井佐助自会跑来京都通知，但阿江显然是等不下去了。

结果，真田庄竟是半点消息都没有。

弥五兵卫告诉太郎次，目前只有等待从笠神去真田庄的幸存草者的报告。

“我非常想去京都，但阿江来信要我留在笠神休养一阵子。”

奥村弥五兵卫不无遗憾。